



甲乙 著

鲜花地

清华大学出版社



甲乙
著

鲜花地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这本书正是文字形成的图画,有清淡的色彩感。就说游历文字吧,作者不写山如何青,水怎么秀,不写风声日影,而是将大自然的气息通过笔墨慢慢表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品味一方水土的一番风貌,一方水土的一方人情。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鲜花地/甲乙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下午茶)

ISBN 978-7-302-32568-0

I.①鲜… II.①甲…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0010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韩捷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杨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5mm×210mm 印 张: 9.875 字 数: 203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80元

产品编号: 050197-01

大地上的私语者 | 徐迅

和甲乙先生的交往，总会唤起我最初的一部分文学记忆——多少年之后，当我们在京城以北的某个房间里，回忆起我们在长江边的一座城池热烈地讨论“乡村的小说”，并有着“大地兄弟般投契”的情形时（甲乙语），我还感觉到一种青涩、冲动、执著却充满温暖的东西弥漫在我们的中间。甲乙说，文字是一种落叶，关乎思想和灵智，但我还是喜欢在他那斑斓的“落叶”里寻找他别样的一种脉络、色彩和姿态。

甲乙无疑是一位对大地有着深刻悲悯情怀的作家。与别的作家不同，他对大地的关注最早便是从一个真的叫“大地”的地方开始的。一位姓鲍的老人说：“早先大地这块地差点儿归我了！”实际的大地。人们在大地干活时，老鲍“先背着手缓缓地走到大地的最南端，一边走，一边像君王一样俯看着脚下的大地”（《大地》）……就在这块大地上，甲乙有着嬉鱼的笑声，也有着劳作的艰辛，更感受到了大地的虚无，早早地成就了他的寻找大地“尽头”的文学方式。在大地之上，他看到了大地的一种生存现实：“庄稼在它的泥土的表面变幻颜色，而种庄稼的人面无表情。”鸟、河流、秋草、春菜、墓地、秧草路、庄稼地里的树……大地上的春花秋月，

物候时事，因为都要服从一种更高的生存法则，所以“命运会有多少差别呢”。他似乎在喃喃私语，又像是对大地发出清醒的叩问。

甲乙出生在东北一个名叫“大虎山”的小镇，七八岁时，父亲带着全家人落户到长江边的一个小村庄。在一篇《我为什么写作》的文字里，他说，北方和南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差异，使他“一时进入不了新的生活圈子，变得孤独和敏感，沉默寡言……”但无论如何，北方的“大虎山”和南方的“挖沟”，这两个地名从此都植入了他生命的记忆，使他既不断地熟悉而又要建立双重的陌生感，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关系，以及语言与生活的环境，让他的内心变得敏感、脆弱、紧张——这种文学地理的形成，对他的文学生涯是有益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去凭吊一块逝去的“大地”，因此泛出难言的酸楚，并能长久地呈现一种沉默。在一篇叫《去黑山》的散文里，他用自己独特的笔法写出了他“视角中没有，也永远到达不了的山”。然而，一个八九岁的男孩饱受饥饿的特异心理和人性的本能却力透纸背。“为吃光一些童话”，他跑到二十里外黑山县城的三姑姥姥家，可又“奇怪得很，另一种未曾想到的，似乎来自幽冥深处的意识突然出来了，它顽固地不让我去敲门”。如此心灵炽烈的接近、对立和厮杀，这就使他不仅仅“在心里说话”就能完全表达得透彻，赋予文学的也就有了更多“经典情感”的意味——人与大地的关系与生俱来，无法割舍。但人们大多数的记忆都会局限在自己生而成长的故乡，甲乙得天独厚地有了南方与北方两处乡土生活的背景，他与大地的关系一开始因为心里有着地域文化复杂的融合过程，更多了一副审视

的眼光。“一辆牛车即使朝北方行进，它也依然在南方的地域内。同样，一辆马车不管向南方走出多远，它顶着的依然是北方的青天”（《远去的车》）。人和大地的关系实质上维系的就是一种生存的道德和法则。

甲乙的文字，朴素、幽默与诙谐随处可见。有人说，他的散文像水印版画，像水墨画，这当然都缘于他那短暂的绘画经历。无疑，这种影响是巨大的。读他的这部散文集，我觉得他的文字里氤氲着一种“水”的灵气，无论是观察大地还是在风景中散步，他那受过训练的眼睛显得十分独特、饱满和传神。“油菜田远远近近的绿意极浓，叶片肥厚，像巴掌一样伸上伸下……”（《春菜》）。“绿草在斜晖中，成了金黄的蜜蜂色”（《秧草路》）。“我们走进一片阴影如翳的山村，随着光线的黯淡，似乎一下子坠入了恒久的宁静，树叶的边缘，阳光洒落，有许多小鸟飞起落下，鸣叫唱和……”（《夏日龙虎山》）。甲乙对大地上一切事物的色彩、光线变化的捕捉异常敏锐、细腻。这时候，他在风景中散步，对脚下大地的审视描摹，形诸文字的很难说不像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了。他把大地上的事情、眼中的风景用油画般的热情、丰富的层次，生动而炽烈地呈现出来，使人读后不仅能感受他内心的稳健与凝重，更感受到一种非凡的理性之美。

甲乙先生是一位与自然和大地极为亲近的人。在生活里，我知道他是一位不错的“驴友”。节假日里，他会兴致勃勃地邀三两朋友或者独自去跋山涉水，朝揽霞光，夕抱明月，乐此不疲。不仅故乡安庆，就连北京周边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现在，每每重温起甲乙先生说我们具有“大地兄弟般的投契”的话，我就不禁想起自己刚从县城来到繁华的北京时，曾为一个名叫“大地”的公交车

站名，捧着北京地图册到处乱转的情形。其实，甲乙和甲乙的散文比我更早地懂得，对于像他这样与大地有着深厚情感的人，大地永在，鲜花盛开。

是为序。

二〇一二年十月五日于北京朝阳区翠堤春晓

目 录

辑一	流年梦翼
3	去黑山
9	大虎山
14	昨夜之鸟
17	农历的村庄
21	通往河流的门
24	大地
28	秋草
31	春菜
34	墓地
38	挖沟
41	牛渡
44	红庙
48	秧草路
50	庄稼地的树

53	远去的车
56	棉花地
60	老柳树五十年祭
65	五月之忆

辑二 形色大地

71	江南在下雨
74	观泉 · 听蝉
78	杨桥的水
82	章湾的灯
84	四省一树花
87	逝去的时光
91	风动冶父山
94	圆照寺
97	龙泉寺
100	白云青鸟
103	独秀山的石头
107	上天堂
111	冬山行
114	鲜花地
119	余湾
123	游历乡野
126	雨系鲍冲湖
129	山中遇蛇记

132	夏日龙虎山
136	朱备山行记
139	风雪走龙山
142	去江南散步
145	到胜利镇去
149	冬天里的秋天和春天
152	在秋浦河上寻觅李白诗踪
155	一九一六年的秋林与花园

辑三 都市即景

161	市声
164	壁虎
169	船声
171	静物
175	两匹马
178	走江湖
181	公交上的城市
184	穿过城市的夜晚
187	老人的牌局
191	西围墙的砖
195	在古谯楼晒太阳
198	镜湖初夜
201	美国玫瑰
204	十四区的蚊子

207	伤痕累累的“财”
210	见面就说再见
213	小区居民的政治经济学
215	生死程旷

辑四 浮生五味

223	北方印象
226	灵山浮生记
229	流逝与生存
232	在路上
235	遥望家园
237	父亲的遗言
240	画室与厨房
243	儿子的打工生活
246	生活需要一点儿思念
249	攀登是对人生的延长
252	每天一片叶子
255	一个人唱歌
257	话语是道门
260	同行之缘
263	脸上的国境线
265	在午夜温习微笑
268	醉酒的感觉
270	温泉公墓

273	渔者之死
276	我为什么当不了梭罗
281	故乡总在远方
284	一个老农的生活剪影
288	给自己画像
299	在北方的北屋里拾掇文字（后记）

辑一

流年梦翼

去黑山

这件事情我已经想了三十年。一个我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至今仍难于回答的问题。想象中一只大眼年复一年在凝视着我。时间使我的想象生发和剥落，正如蛇每年到了一定时日的蜕皮——蛇逐次变粗，呈现嫩肉的蛇身就对洞穴又有了新的空间感。

但我的问题归根结底又和蛇不同，我只是在想象中蜕皮，我却无法看见新鲜的躯体以及通往某种深处的洞穴。我甚至觉得我离某种可捉摸的、有形的轮廓越来越远。

那时我八九岁，在八九月间的暑假里。也只能是这一段时间，因为在此之前，我类似于东北黑土地上的一棵庄稼，双脚几乎很少踏出过我出生的这处东北小镇的世界。

小镇叫大虎山，在辽宁省的锦州和沈阳之间。大葱蘸酱、高粱米饭窝窝头，还有酸菜馅饺子；人们说起话来“干啥（ha）干啥（ha）”的，耿直爽朗，这就是我今日对小镇所能回忆起来的一些事物。我这个有着一些南方血统的男孩十岁之前就生长在这里。在这种本乡本土的小镇上的一个保留着相当多南方生活习性的家庭里生活。

写到这里，我发现我需要交代的東西越来越多，正像在地上挖土，却挖出汨汨不息的水来。我决心不再交代，因为这些烦琐的情节总

是扰乱本来意义上的挖掘。

那次去黑山是在一个午后。我更小的时候，大人带我去过黑山，因此我独自一人就很自信地走上了那条通往黑山的土石公路。我想我此前和此后都没有跟父母说起过我的那次黑山之行。我也没有让小伙伴陪我一起去。家人说我小时候圆胖脸、大头，乍看上去胖，身上其实没什么肉；走起路来身体像没组装好，一摇一晃的，脚提不高，老是蹉起路上的尘土——这大致也就是我那时从大虎山走向二十里外的黑山的情景。

吃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可能是黑山之行的最大诱惑。饥荒的岁月已经临近，如同风暴开始在天边肆虐。家里的兄弟姐妹们为均分一个烤在炉子上的土豆而争吵不休。现在要我描述北方平原上秋季庄稼的宏大气度以及浓稠的气息已很困难，时间如极厚的玻璃板间隔着我的记忆。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城墙一般的庄稼地里几棵怪异的玉米或一棵奇特的高出同类的高粱。在我去黑山的许多相互重叠的念头中，寻找几棵高粱或玉米肯定是脑海中最先涌起的浪花。

我向着黑山的方向走。午后的田路上除了庄稼的投影几乎见不着一个人，作为文明象征的公路给野性的庄稼挤弄得可怜巴巴。庄稼地没有止境的单调的青绿让人憋闷。庄稼缝隙中的天空甚至也被映绿。一两朵淡淡的白云滚过高粱尚在生长的穗梢。走出几里路后，我越来越多地打量公路两边的庄稼。我先是寻觅“怪玉米”。这种玉米大约由于基因变异，不生穗子，但是茎干生出一些菌孢之类的东西，漆黑如墨，吃到嘴里类似南方的茭瓜，可是要清香得多。而高粱中有又高又粗却不结果实的公高粱，它的秆子汁水很甜，北方人叫“甜杆”，吃起来不亚于甘蔗。

庄稼相比于小小的我，是极为高大的。如果谁当时从天上向下望，看到的我一定只是庄稼空当处一个蠕动着的小动物罢了。我就在这样地游移，几乎没有时间的概念，而只感觉到一个绿色的大盒子总在遮罩住我，却始终走不出去。我吃了玉米的菌孢，吃过之后，用手去抹嘴，手也便黑乌乌的了。我还费力地折了一根甜秆，扛在肩上，边走边嚼着它腥甜的汁水。口腹的快乐之后，却开始有一种精神上的不安隐隐袭来。庄稼地深处某些难以解释的声响让我惊惧。离家越远，这种惊惧越容易产生。我想到野兽；也想起以前听大人说起的一则流言：有个人拐子，从海边走来，手上有麻药，摸了哪个小孩的头，那小孩就昏昏沉沉地给拐走了。有段时间，我和镇上所有的小孩都警觉地不让陌生人摸我们的头。头脑就是我们童年的一切。

我的脚还在向黑山迈动，心里却开始犹豫不定，如果不是黑山还在那里全力地诱惑着我，我可能已经向回走了。这也是一个和食物有关的诱惑。

黑山是一座不大的县城。或许是给大庄稼盖住了，黑山之行自始至终我没见到什么山，更别说黑的山了。黑山和我最直接的联系是，我的一位三姑姥姥就在那里。这位三姑姥姥唯一的女儿已经出嫁，自己 and 老伴儿住一所单门独院。她来大虎山时，总带着花生、红枣、黏饽饽等许多好吃的，让我们大吃一顿，并且吃过很久还念念不忘这位三姑姥姥。父母带我到她家的时候，她同样从坛坛罐罐里抓出各种好吃的招待我们。她那些坛坛罐罐在我眼里简直是一些神奇的童话。我恨不得吃光这些童话。

我还不懂得看望亲戚这一说，我就是奔着三姑姥姥的好吃食去的。我想象着许多自己感动得要流泪的场面。三姑姥姥见到我，一